

发现欧公私第会老堂

◆肖汉泽

1938年一场洪水冲毁了美丽绝伦的颍州西湖,也冲毁了西湖周边的所有建筑,独余一座会老堂!漫漫长夜,我时常想象着欧阳修当年住在这里羽衣道服的风神形象,想象着他和他的文友们进进出出的匆匆脚步及音容笑貌,想象着包括十三首《采桑子》在内的全部欧公诗文,想象着欧公的颍州政绩和颍州情结,想象着欧公荡舟无比诱人的颍州西湖的浪漫情怀和与民同乐的智者风范……有着无尽遐想!

1975年5月,我被抽派编写《颍州烈火》一书,闲暇与农民作家潘永德参观颍州西湖会老堂,听潘先生说他家有一套《颍州志》,志书上说会老堂是时任颍州知州吕公著盖给来访的副相赵槩住的。我当即惊讶道:原来会老堂是颍州知州吕公著盖的公馆,我多么希望它就是欧阳修私第!

在这种“希望”的驱使下,我首先“浏览”了大量宋人笔记、诗文,尤其是欧阳修和吕公著及其子婿的诗文,从中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一是吕公著女婿范淳夫记述吕公著“会老名堂清颖上,礼贤开馆大河滨”。

吕公著贬知颍州,后起知河阳。吕公著长子吕希哲撰《吕氏杂记·卷下》云:“后公守河阳,司马文正公、范志文公自洛来访,因名所馆曰‘礼贤’。是二会皆有歌诗乐语盛传于世。范淳夫寄诗纪其事曰:‘会老名堂清颖上,礼贤开馆大河滨。’”熙宁十年(1077年)春,卜居洛阳主持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约致仕家居的户部侍郎范镇来洛阳,从洛阳出发一同到河阳拜谒河阳知州吕公著。追随司马光十余年居洛修书的范淳夫同行。吕公著把客人安置在官邸的后园,设宴盛情款待。客人走后,吕公著将后园住所更名为“礼贤馆”,以示纪念。范淳夫赋诗记其事,云:“会老名堂清颖上,礼贤开馆大河滨。”范淳夫何人?吕公著女婿、吕希哲妹婿也,标准的吕公著家人。这位吕公著家人,把发生在颍州与河阳的两件事概括为工整秀丽的两句诗。很明显,“会老名堂清颖上”包括三层意思,一是“会老”,即吕公著会燕欧阳修、赵槩二老;二是“名堂”,即吕公著题名会燕之堂为“会老堂”;三是事发“清颖上”,即清河与颍河交汇的颍州西湖畔欧阳修府邸所在的水系方位。在这里,吕公著女婿范淳夫明确指出吕公著是题名“会老堂”而未述建造会老堂。如果是建造会老堂,范淳夫的诗句就该写成“会老作堂清颖上,礼贤开馆大河滨”了。

二是吕公著长子吕希哲记述吕公著“与公二人会燕于欧阳公第,因其名堂曰‘会老’”。

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载:“正献公(即吕公著)守颍时,赵康靖公槩自宋访欧阳公于颖,与公二人会燕于欧阳公第,因其名堂曰‘会老’。”吕希哲的这段话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两点,一是吕公著“与公二人会燕于欧阳公第”,即吕公著与欧阳修、赵槩二公会燕于欧阳修私第;二是吕公著题名会燕之堂为“会老堂”。吕希哲,吕公著长子,学者称荣阳先生。皇祐元年(1049年),吕公著三十余岁时通判颍州,欧阳修知州事,颍州焦千之从学于欧阳修。吕希哲与母亲申国夫人同住颍州吕公著住所。吕公著敬重焦千之学问,招请焦千之为吕希哲、吕希纯诸子之师。熙宁三年(1070年),吕公著贬知颍州。时吕希哲三十余岁。《宋史》列传记载,吕希哲少年从王安石劝,绝意科举。直到父丧终了,始为兵部员外郎。由此观之,在其父吕公著知颍州期间,吕希哲一定会常住或常去父之任所颍州府。应该说吕希哲关于吕公著“与公二人会燕于欧阳公第,因其名堂曰‘会老’”的记述是可信的,即会老堂是欧公私第,吕公著题名会燕之堂为“会老堂”。

三是欧公部下王辟之记述“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会老”。

赵槩访欧于颖一事,时任蒙城主簿的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有记:“初,欧阳文忠公与赵少师概同在中书,尝约还政后再相会。及告老,赵自南京访文忠公于颖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会老’,仍赋诗以志一时盛事。时翰林吕学士公牧颖,职兼侍读及龙图,特置酒于堂,宴二公。”王辟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著《渑水燕谈录》十卷,记述绍圣元年以前的北宋轶事。治平四年,欧阳修知亳州,辖谯、城父、蒙城3县,王辟之为蒙城主簿,掌文书簿籍之事。二人交往甚密。王辟之与欧阳修三子欧阳棐为同年进士,二人相约聚于欧阳修居室,是常有的事。欧阳修《集古录》,王辟之“尝得阅之”。他在《渑水燕谈录》卷七“书画”中写道:《跋尾》多公自题,复为之序,请蔡君谟书之,真一代绝笔也。公之守毫也,余主蒙城簿,尝得阅之。”王辟之也常为欧阳修提供集古素材。他们的这种真诚友谊一直到欧阳修离开亳州致仕归颍仍有增无减。有一次,王辟之访得蔡中郎太丘残碑和汉富春丞张君墓碑,“因教吏磨墨模本,将以献欧阳公,以助集古,未果而公薨,至今以为恨”(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佚文)。宋代颖、亳二州虽分属京西北路和淮南东路,但一南一北,边界相连,历史上曾分分合合。蒙城与颍州毗邻,时间而地近,王辟之对“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会老”的记述当是可信的。就是说,会老堂原是欧阳修居室的西堂,只是赵槩来了,欧阳修把居室西堂腾出来接待他,时任颍州知州吕公著即兴起题名会燕之堂为“会老堂”。

四是欧阳修诗句“西堂潇洒为谁开”自称会老堂为“西堂”。

轰动一时的欧赵相会,使欧阳修激动不已。赵槩去后,欧阳修独坐会老堂,怅然若失,作《叔平少师去后会老堂独坐偶成》云:“枳雨荒庭遍绿苔,西堂潇洒为谁开。”在这里,欧阳修称会老堂为西堂,也就是六一堂的西堂,这与王辟之“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会老”的说法是一致的。事实上,会老堂是欧阳修用自己的资金建造的。否则,欧阳修决不会称其为西堂,而只能称其为公馆。假设会老堂是吕公著建的,那么,按照欧阳修的品行,他一定会在诗文或书信中有所表述,以彪炳吕公著的功德。然而,遍查欧阳修的诗文书信,皆无吕公著建会老堂的表述,可见,会老堂不是吕公著所建,而是欧阳修自建私第六一堂的西堂。

五是欧阳修从速修房,不负“挂冠之约”。

皇祐元年春,欧阳修由扬州自请知颍州,“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欧阳修《思颍诗后续》)。次年七月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却先租后买,“就居(颍州)西郊”(欧阳修《与孙威敏公书规》)安家西湖东岸。

欧阳修治平四年三月出知亳州,赴任前“假道于颖”,就是为了修建房宅,满足自家居住,确保“挂冠之约”不致衍期。“本以归休之计……期年挂冠之约,必不衍期也”(欧阳修《与曾舍人(巩)》二)。这个挂冠之约,即欧阳修与赵槩等相约退休后互访之约。然而,欧阳修与赵槩都没想到,他们并未能如期相访。脱脱《宋史》列传第七十七述赵槩“数以老求去。熙宁初,拜观文殿学士,知徐州。”直到熙宁二年,才准以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虽屡乞致仕,却辗转知毫、青、蔡三州,方于熙宁四年致仕,而他们的寻访一直推迟到熙宁五年。

欧阳修六一堂的主体是熙宁元年建造的,“是岁,筑第于颖”(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这年,欧阳修对欧家宅院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扩建。此后又有两次修缮或修建,一次是熙宁四年三月知蔡州时,“汝书言待盖草堂并庵,此不急务,不是汝去时议定且只修房,钱紧急,因何又却及此?吾此书到,切更勿议盖也”(欧阳修《与大寺丞书》七),原打算新盖草堂及庵,因钱紧修建,只修房,不新建。另一次是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十三日欲枉轩骑顾访,盖一草堂仅成,幸一光饰之尔”(欧阳修《与吕正献公》四),主要是刷新旧堂,新建草堂。然而,新建的草堂不会是会老堂,因为会老堂砖墙瓦顶、雕梁画栋,与草堂的基本特征不符。因此,赵槩所住的堂房,定是经过“修旧”刷新的欧阳修居室六一堂的西堂。

由此得出结论:颍州西湖会老堂不是时任颍州知州吕公著用公款建的官方馆舍,而是欧阳修用自家积蓄建的私第六一堂的西堂;致仕副相赵槩来访,欧阳修把居室西堂腾出来经过刷新接待他,吕公著即兴起名六一堂西堂为“会老堂”。简言之,吕公著不是“作堂”是“名堂”,会老堂不是“公馆”是“私第”。

这个结论直到2004年1月才写成《会老堂》一文予以公布,发表在2004年1月9日《江淮时报》上。之后又连续撰写于2004年1月15日《江淮晨报》上发表《清风明月两闲人》,2006年《江淮时报·十三周年纪念》上发表《欧阳修会老堂楹月门》,2007年第二期《阜阳政协》杂志上发表《六一堂传略》,2007年8月28日《江淮时报》和2008年第1期《志鉴》上发表《会老堂是六一堂西堂》,2009年第三辑《阜阳文史》和中国文联出版社版《颍涓漫录》上发表《会老堂碑记》,2011年3月《志鉴》和2011年第8期《东南西北》杂志上发表《会老堂不是官方馆舍,而是欧公私第》,2011年8月26日《江淮时报》上发表《会老堂实为欧公私第》,2014年12月黄山书社第四辑《皖北文化研究集刊》上发表《会老堂是欧阳修私第六一堂西堂》,2018年第5期《阜阳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颍州西湖会老堂溯源》等十多万字系列文章,陆续公布了后续的研究成果,对会老堂是时任颍州知州吕公著所建公馆的传统说法加以纠正。后来有人把这个结论称为“会老堂欧公私第新说”。

很明显,“会老堂欧公私第新说”,澄清了颍州西湖会老堂建造归属问题上的史实,还原了会老堂是欧公私第的本来面目,纠正了数百年来《颍州志》等史志资料关于会老堂是时任颍州知州吕公著所建公馆且以讹传讹的谬误,明确了会老堂与欧公私第六一堂二位一体的紧密关系,把会老堂的价值、意义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被樱桃染红的季节

◆关峰

两岸二里许最佳,往时有桃脯贡,

阜阳、太和六年轮贡一次,称上产品。太和县沙颍河两岸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盛产樱桃,被称为“樱桃之乡”。太和樱桃上市时间在每年的4月中下旬到5月初,目前多分布在沙颍河沿岸、太和湿地公园周边区域。成熟的樱桃色泽鲜艳、玲珑剔透,如同玛瑙似的挂满枝头,处处是果实累累的景象。

被樱桃染红的季节,年迈的老爷爷也参与了,他们用不关风的嘴喊着,虽喊得不太给力,但也能把鸟赶走。鸟走了,老爷爷也笑了,那张没有几颗牙齿的嘴笑得很惬意。太和樱桃几乎囊括所有中圆形樱桃的9个品种,分早中晚熟三类。太和樱桃具有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味道甘美等特点。著名品种有大鹰嘴、金红樱桃、二鹰红仙桃等。樱桃不仅果实艳丽动人,而且营养丰富。大

鹰嘴,又名“大鹰紫甘桃”,是太和樱桃的主要栽培品种。其色泽紫红,果实为心形,单果重1.7克,果肉淡黄,肉厚汁多,味道甜香,果汁内含可溶性固形物为22.2%。此果于4月底成熟,是优良生食品种。二鹰红仙桃,又名“二鹰嘴”,也是太和樱桃中的优良品种。此品种色泽鲜红,形似心脏,单果重1.2克,于4月底成熟,肉厚色黄白,汁液较多,味道甜酸,含可溶性固形物为21%,是生食中熟品种。金红樱桃又是太和樱桃中有名的品种。这个品种具有适应性强、产量高,色泽鲜艳,汁液较少,含糖量高的特点,宜于加工干果。太和区域种植樱桃约2600亩,10万株以上,亩产收入1.5万元,年收入数千万元。

被樱桃染红的季节,放学的小伙伴也帮助赶鸟,个个小嘴只适合去吃红红的樱桃。他们相信

爷爷、奶奶会把樱桃喊红的,因为他们知道老人们不停地喊,樱桃才一天一天红的。樱桃,属蔷薇科落叶乔木,生命力极强。土壤、水源、肥料充足即可生长,被称为“果之珍品”。成熟时颜色鲜红味美形娇,红得灿灿、红得似火,是大家公认的美容佳品、医疗保健价值高,酸酸甜甜的味道沁人心田。在樱桃园中,弥漫着清甜与纯美,使人迷恋,迷在其中,醉在其中,满满的收获让你忘乎所以。

被樱桃染红的季节,拥有回忆往往是美好的,记忆是生命中绽放的樱花。樱桃红了,心儿醉了。樱桃染红了季节,每一抹樱红中孕育一缕芬芳,又是一年樱桃红,红红的樱桃牢牢地缭绕着我,把时空拉得好长,把一份樱桃的记忆种在温暖的心里。给鸟儿留些红樱桃在树上,让鸟儿欢快地走过春季,走进夏季。

快乐的篮球老头

◆刘富太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坚持打球了,似乎已经忘记,但每到双休,“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五十多岁了,还能在球场上奔跑的人很多,我算一个,还有长期在一起的十几个老伙计,都是跟篮球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而今听雨僧庐下”,30年的沉淀,篮球对我们来说,早已不是争强斗勇、场均三双的华丽数据,而是一种习惯,一种陪伴。二十岁出头开始打篮球,打到现在,一晃30年,一张老脸堆满皱纹,一头黑发颓成地中海,一双如飞的脚变得迟缓,唯一不变的是热爱篮球的心。年轻时有年轻的追求,爱的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心气,爱的是胜利,是掌声,是篮下极限拉杆后的喝彩。现在爱的是什么?是球场上“老夫聊发少年狂”,忘掉年龄的感觉?是“黄尘行客汗如浆”,挥洒淋漓的痛快?还是“一蓑烟雨任平生”,踏实平和的心态?“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自己也不说太清。

我们日常打球,没有正规的裁判和记分牌,大家随意分组,能跑的多打,累的换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随安、和解、转角皆是风景。上场时,大家拼尽全力,这种拼,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自己脚下的每一步,为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坚持,为了对篮球运动的尊重。

打累了,下来歇歇,场外的

氛围就活跃起来。十几个老头,有上班的,有退休的,有做生意的。此时,这些身份统统不见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大家都是“球友”,虽然来自各行各业,但因为篮球聚在一起,就有了说不出的亲切。有聊时政的,有聊家长里短的,有聊风雅颂的。一时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善意的笑,奸诈的笑,坏坏的笑,此起彼伏,盖过了球场老大腿们(实力派)的风头。

老伴常问我,回来龇牙咧嘴、腿疼屁股疼的,图什么?我很认真地跟她说,篮球给了我一副好身体,给了我一群可以随时约出来打球、小酌的好朋友,给了我一个不管多大年纪都能找

到快乐的好去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此心安处是吾乡”。

年轻时的快乐,常常需要胜利来成全,而现在的快乐,只要站在球场上就够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能坚持在球场上做个快乐的过客,也算不虚此行了。

热爱一件事,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结果。篮球于我,早已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种“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生活默契。三十多年的习惯,我还会继续坚持下去,直到跑不动的那一天为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只要心境还在,球场还在,笑声还在,我还是那个快乐的篮球老头。

摇啊摇,幸福桥

◆李东生

你或许不知道这座桥。但你一定知道合肥,知道合肥的滨湖新区。这座桥是这个新区的见证者,它与滨湖新区一起,共同记录并参与了合肥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你或许没有到过这座桥,虽然它没有“天堑变通途”那样壮观,没有“二十四桥明月夜”那样富有诗意,但如果你来过,你一定能看到“一桥飞架南北”的英姿,看得见“隐隐飞桥隔野烟”的真实与朦胧,感受到“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惬意与浪漫。我常常于傍晚时分在这座桥上驻足留连。

桥的那一头,溶溶河水铺开春天的平仄,也漫过被那些唐诗宋词浸润的黄昏。制氧水车

翻飞着蝉翼般的白帘,如摇动的转经筒,在叶轮间剥落,一片一片。不远处,金色的沙滩泛着七彩的光,连同桥栏、绳索、岸边的树木及其水中的倒影,一起汇成“大象无形”般曼妙风景。

这个时间到这里的人很多,有脚步不紧不慢、手里拎着包的下班族,有三三两两结伴、悠闲自在散步党,有走走停停、边走边望、啃着瓜子、牵着小狗的遛湾派,有一身短装、小步慢跑的运动达人,有衣着华丽、扎着马尾一甩一甩的美丽女郎,还有正在桥头架音响,准备K歌、放飞自我的音乐发烧友……

桥的另一边,不少人举起手

机,脸上的笑比天边的晚霞还要俏。我也调好手机摄影模式,试图用快门去抓拍下这份“无限好”,把它与王维的“夕阳苍翠忽成岚”对照,再去刘梦得和白乐天的千古“赠酬”佳话里寻找切合这个时宜的韵味。

当金乌的羽毛完全收拢,一钩新月清晰在头顶,我不由得想到此情此景,刘欢的那首《弯弯的月亮》是多么的贴近。然而,这还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把卞之琳那首著名的《断章》写进我的取景框——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远处看你。

夕阳装饰了你的天空,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来往

◆孙永刚

一阵笛声领着我奔向附近的远方
满眼的青绿原来就在身旁
忧虑和希望交织起期盼的梦想
欣然的南溪还是一如既往地流淌
笑容里丰乐的稻香
感叹着安然的沧桑
浮现出一个个知谏知顾的周郎
前人的身长只能用脚步来丈量

那一轮温婉的月亮
倾泻在龙头塔下的小巷
清幽深远的石板吱吱作响
诉说着泥土地下那层峦叠嶂的悠长
我仿佛又找到了故乡
梦中的她已化作这般模样
当我不得不奏响那返程的乐章
你依旧是个羞涩告别却不愿放手的姑娘